



◎彭常青

## 立夏

◎郝建荣

七十年代的风  
掀开童年泛黄的扉页  
那时懵懂的我  
还读不懂立夏的含义

只记得母亲总在那一天  
从墙角一只黑灰色洋坛罐子里  
摸出几只鸭蛋 几只鹅蛋  
蒸腾的热气里氤氲着岁月温香  
母亲把煮熟的那些宝贝  
放进那只褪色的黄书包  
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用实心的那

一头  
可年少莽撞的我  
年年让自己失望 让母亲失望  
我总是把遗憾的碎片  
散落在黄书包中课本的文字之间

所幸 父亲的大秤  
早已悬挂在老家门口的大银杏树  
那根比我小腿还粗的  
枝丫上  
我跳进父亲用麻绳吊着的箩筐中  
像是父亲收获的一颗饱满的果实

## 邂逅古镇

◎陈克勤

青石板  
结着老街的纽扣  
古巷 在斜阳里解开衣襟  
一尾鱼衔走橹声时  
龙游河正用血脉丈量千年体温

## 余华的笔力

◎沈伯文

近些时日,越来越觉得读书是件有趣的事情,而这有趣又难用一两句话言明。再读余华,被他的笔力折服,佩服他的叙事能力,信服他小说结构的巧妙布局,诚服他天马行空的故事起承转合。他的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在细雨中呼喊》有90.3万字,让我晨起不厌、挑灯不倦,一口气读完不觉乏味。

余华的笔力了得,我肤浅认知有三:一是语言的力量。老道与简洁相辅相成,小说写作风格直白。通常所说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,余华驾驭得天马行空。《活着》中福贵他爹摔死了,用了两个字“熟了”表述得清楚明了;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也用了“你奶奶熟了”,一读而不忘。再如《活着》里说:赌债也是债,要债的也是客。他又写道:一个家庭由小变大几代人,由大变小一瞬间……这些语言既直白又含哲理。凡在世间能被称为好书的,无外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,把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通过不同人物再现出来,让事实说话,把人物语言写得生动活泼。说故事、谈人性的过程便是一个作家文化功底的体现。生动来自生活积淀,形象来自驾驭文字的功底。余华小说通篇包含着幽默、趣味、矜持、揶揄、调侃。穷尽不

我们踩着砖缝里唐宋的呓语  
静听潮声  
漫过世纪的掌纹  
你指给我看血色石磨  
转动的年轮中

那些未曾说尽  
恰似久别重逢的黄昏  
而相逢的涟漪已悄然洇开  
却把烟波叠几层

灯下  
潘笔

的语言来说清楚特别复杂的事情,你若掩卷细究,这简单与浅显背后却隐藏着深刻与哲理。

三是余华作品能在平凡中显出不平凡,在底层社会变迁中体现大时代的滚滚潮流。余华娓娓道来的几个普通家庭前后不足二百年历史,但经历了新旧时代变革,这变革给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带来巨大的变故。叙说场景多在家庭、工厂、田间、街道、农作物、衣食住行间再现与重构,但主体人物原型却随时代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,就是在这变化的人性和社会转型中,使小说充满了奇妙的引力,阅读中能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悲悯,这便体现了作家的写作立场。

此外,余华应该是这个时代诚实的记录者。他的笔力在大气与旷达间得到充分体现,他的写作方式、语言风格似乎达到了对悲苦的省略。几十年的写作生涯都全身心地沉浸到穷苦大众的心灵世界里,体现了他的责任与良知,道德与勇气。合上他的皇皇巨著回到现实生活,我们何尝不是默默忍受着难忍受的残酷?如此反复的阅读体验似乎让我们的灵魂又钻进书中,成了某个人物的化身。阅尽人间万千气象,原来我亦在其中。



## 与一棵树说话

◎王海波



院内那棵树生得倔强,半面枯槁如铁,半面挣扎出几簇新绿。东侧的枝丫早已风干成青铜色的标本,西侧细枝上挂着三两片不肯坠地的叶子,在风里簌簌地抖着。写作久坐或晨昏无聊,我便来树下站成一截会说话的树桩,把那些发酵了一夜的心里话慢慢说给树皮上的裂纹听。旁人见了大约以为我是个疯子,然而在这世上,能真正听人说话的,除了树以外,还有什么?

树不应答,枯枝在风中微微颤动。我习惯在院内转转,对着树自言自语,倾听内心的声音。耳边时而传来归鸟的鸣叫,它们成群结队,匆匆掠过天际,朝着家的方向飞去。但每当我说话,就有黄叶打着旋落在我脚边,那些新抽的嫩枝便会在夕照里轻轻摇晃。我们之间有种秘而不宣的默契,它用斑驳的日影在我肩头绣花,我替它数清每道年轮里藏着的寂寞。

这棵树定是懂我的。它周围的同伴早被砍去,做了谁家的家具、地板,或是烧成了一把灰。偏它生得歪斜,木匠看不上,逃过斧钺,犹如被命运随手扔在墙角的一枚残棋。我们这两个不合时宜的造物,在钢筋森林里意外获得了相视而笑的资格。

暮春某日,树影渐渐洇成宣纸上的墨渍。我发现树干上凝着琥珀色的泪珠,好几个穿恐龙卫衣的孩童用美工刀在树皮上刻下了歪斜的岁日。我颤抖着抚摸那些新鲜的伤口,树脂沾在指尖,竟比我的眼窝还要湿润。这疼痛让我欣喜若狂,疼就好,疼就证明还活着。原来我们连溃烂的方式都如此相似。它的蛀虫与我的三高、它的落叶与我的脱发,都在证明着某种顽强的存在。

我突然看清,那嶙峋的枝丫早已长进我的脊椎,每道裂纹都对应着我掌心的沟壑。我们相对而立,仿佛两个被时光浸泡得发皱的标点符号,固执地停留在无人诵读的段落里。

其实我看树,不过是看自己的影子罢了。

风起了,一片叶子飘进我空荡荡的衣领,带着阳光晒透的暖意。这让我想起年轻时在工厂上班,有个姑娘总把红枫树叶夹在信笺里寄给我,那个姑娘寄了好长时间,后来就不再寄了。如今,我们都成了能前行的光阴指针,在各自的孤岛上用不同的方式数着潮汐。

想想这世上,谁不是一棵孤独的树呢?

人这一生就是一条静谧的长河,无声无息地流淌,裹挟着风尘的碎片,悄然漫过生命的堤岸,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。到了我们这年纪,也没太多心事,即便有什么也不足为外人道。有时想,树或许比人更懂得存在的意义。它无言无语,却将岁月刻进年轮;它不争不抢,把根须深扎黑暗,只为触摸更远的天空。风来,它便摇曳;雨落,它便承接;烈日灼烧,它便投下荫凉。它不抗拒凋零,也不炫耀新生,默默地见证四季更迭、生死轮回。而我们呢?总是急于表达,却又害怕被看穿;渴望被理解,偏又筑起高墙。树不躲避风雨,因为风雨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可人始终在躲闪,躲闪衰老,躲闪孤寂,躲闪那些终将到来的告别。可树知道,腐朽的枝干终会化作春泥,而新芽总会在某个无人注目的清晨悄然萌发。真正的智慧不是对抗流逝,而是像树一样,在静谧中学会接纳,接纳伤痕,接纳失去,甚至接纳自己的微不足道,在流年的旷野里站成一种永恒的姿态。